

突破傳統語文學窠臼的漢語詞彙史專著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評述

谷峰

南開大學中文系

一 本課題的研究意義及本書概貌

從古到今，漢語內部之顯著發展趨勢就是詞彙雙音化 (disyllabification)。我們都能感到這一變化，相同的意義，古人說〔友〕，我們說〔朋友〕；古人說〔恥〕，我們說〔恥辱〕；古人說〔佳〕，我們說〔美麗〕。即使是古今雙字組合同形，在古書裡也不能按現在的意思去理解，比如：

- (1) 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陶淵明《桃花源記》)
- (2)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陶淵明《桃花源記》)
- (3)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杜甫《徒步歸行》《全唐詩》2276 頁)

(1) 中〔妻子〕不是〔丈夫的配偶〕，而是〔妻子和子女〕；(2) 中的〔無論〕不是前置連詞，因為連詞〔無論〕後邊要接一個條件分句 (clause)，用於〔無論……都〕中。但是〔無論魏晉〕的結構層次應該是：〔NegP 無〔vp 論〔NP 魏晉〕〕〕；此短語的〔無〕與〔論〕不在同一層次，〔無〕在句法上是一個功能性的最大投射 (functional maximal projection)，是否定短語 (NegP) 的中心詞 (head)，作為否定運算元 (negative operator) 的〔無〕否定整個述賓結構而不是〔論〕；(3) 中的〔經濟〕不等於英語的〔economy〕，現代漢語的〔經濟〕是個外來詞，近代日本人以〔keizai〕對譯〔economy〕(高名凱，劉正琰 1958)，中國從日語返回式的輾轉搬借成為〔經濟〕(劉叔新 1990；pp. 240-241)，而唐詩裡的〔經濟〕是並列短語〔經世濟民〕的縮略。這些與現代漢語同形的雙音形式在古代是詞組，到了現代又各自演化為相對應的雙音詞。它們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為甚麼會發生變化？這是每個漢語研究者都應關注的。

詞彙史研究向來較落後(張永言，汪維輝 1995)，因為：1. 古漢語詞彙資料數量大，分佈分散，研究者搜集材料完全靠手工，需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汪維輝 1997)；2. 詞彙

系統是半開放的系統，其規則性不如語音和語法系統；3. 辭彙史研究沒有擺脫傳統訓詁學束縛，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訓詁學在歷代都擺脫不了經學附庸的地位，其功用在疏通經義，觀注的是秦漢儒學經典，對各朝代新詞俗語無人問津，新理論很難應用，這些弊症一直影響到現在。

董秀芳的《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洋洋灑灑 36 萬餘言，由七章構成（包括緒論與結語）。大體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緒論和第一章，作者回顧已有的研究狀況，提出漢語雙音詞來源於短語、句法結構和跨層結構；認為雙音詞的衍生屬於一種詞彙化現象 (lexicalization)；對發生詞彙雙音化的條件做出限制；認為雙音詞的衍生過程前期是在說話人無意識狀態下進行，後期經過說話者的自主選擇，在認知上表現為心理組塊過程 (chunking)。第二部分從第二章到第四章，以普通語言學視野，從共時與歷時結合的角度探討各種短語、句法結構、跨層結構詞彙化的過程、動因、機制和特點，初步提出了漢語詞彙雙音化過程的理論模式。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結語，探討雙音詞在成詞後出現的帶有規律性的語義和功能變化現象，指出這種變化是雙音形式的進一步詞彙化，並簡要總結了雙音詞發生和發展機制研究的理論框架。

二 研究方法上的進展和創新

1. 普通語言學視野

世界上現有約 5 千種語言，它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通過對大量語言的研究，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發現在差異背後還有很多共性存在於各種語言中 (Hockett 1966; Fromkin & Rodman 1983; p. 15; Lakoff 1987)。繼承這一共性理傳統，生成語法學派提出了「原則與參數模型」(Principles-and-Parameters Model)。

漢語學者有時忽視共性，束縛了漢語研究。比如術語「詞綴」(affixes) 借自歐洲語言學，學者們以此解釋漢語現象，但對術語的理解與歐美學者有很大差別，國內學者以前認為詞綴都是不成詞語素，位置固定且意義很虛；馬慶株 (2000; pp. 154-202) 對比了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等歐洲語，提出詞綴可以成詞也可以不成詞，相對定位，意義可實可虛，深化了詞綴研究。

作者整本書都貫徹共性論。她引用大量英法日語例子作為漢語詞彙雙音化模式的旁證。舉英語短語 *well come* 變為 *wellcome*，法語詞 *voilà* (這是) 來自詞組 *vois là* (看那) 說明不用拼音文字的漢語在詞彙化時缺乏形式標誌 (27 頁)；舉英語 *be going to* 的 *go* 由動詞演變為助動詞佐證雙音詞衍生中的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常在說者無意識狀態下進行 (42 頁)。列舉英語否定字首 *non-*, *dis-*, *un-*, *im-* 等來源於獨立的詞印證漢語否定結構詞彙化後否定詞〔不〕〔非〕〔無〕的粘著化現象 (261 頁)。以現代漢語〔記者〕一詞用法受日語〔kasha〕

影響，說明有些詞彙意義固化不是系統內部自然演變的結困 (222 頁)。

本書引證的外語條目分類統計如下：

語種	日語	英語	法語	其他
頻次	8	52	7	9

2. 歷時和共時結合的角度

前輩學者研究古漢語詞彙只關心古代文獻。這在統計學稱為樣本調查，但樣本無論如何也不能反映母體的全貌，當樣本離散零星分佈時此問題更突出，語言演變是「以非常精細的進度進行」，「說者對此全無感覺」(Hockett 1965; P. 202)。連續的歷時演變在文獻上只給我們留下零星的證據，變化過程不可能觀察得到。所以我們不得不靠共時狀態分析來推測歷時演變過程，歷史語言學研究語音變化的內部構擬法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就是在這種困惑下提出的。語法化理論也認為共時變異 (variation) 是歷時演變 (change) 的結果 (C. Li & S. Thompson 1974)。

作者將這些方法創造性地用於詞彙演變研究，研究述賓短語成詞限制時，如果先進行歷時考察，將文獻裡發生詞化的述賓短語集中起來分析其特徵是不現實的：1. 詞組組合有隨機性，逐一確定哪些詞組經歷辭彙化過程很困難；2. 考察文獻時語感不可靠，比如判斷〔臨死〕在某一時代是詞還是詞組就不能靠語感。故作者先比較現代漢語動賓複合詞和述賓詞組的差異，得出動詞動作性低、賓語具體性小、動賓影響度弱的述賓詞組才能成詞 (181 頁)，再通過詞彙化過程在文獻裡有完整表現的〔懷疑〕〔流言〕〔設計〕等代表詞印證假設，並說明現代漢語〔進軍〕〔投資〕等述賓詞組的超常搭配是正在進行的辭彙化，這一過程是歷史的重演。

有學者過分依賴語感，走了另一極端。馬忠先生 (1959) 為堅持「東漢前未有係詞」說，對文獻語料做了以下變換：

(4)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谷梁傳·僖公元年)→蔡人不知其此陳君也。

(5) 何用見其是齊侯也？(谷梁傳·僖公元年)→何用見其此齊侯也。

馬老說變換後也是「通順的文言句法」，唐鈺明先生 (1995) 還檢上古漢語文獻，發現大量的〔彼其〕〔此其〕用法，但〔其此〕一個也沒有，可見馬老變出的句子在上古漢語不存在，且欠通順。王力先生 (1980, p. 335) 為說明〔之〕在上古起複指作用將〔麟之趾〕變為〔麟它趾〕，將〔公侯之事〕解為〔公侯他們的事〕，這樣「硬要替古人做代言人」(周法高 1960) 恐怕難以站住腳。

董秀芳很重視文獻互證在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比如：

(6)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三國魏曹相《王仲宣誄》)

(7) 空懷疑懼，坐構嫌猜。(南齊書·蕭謀傳)

作者舉這兩個例子說明「懷疑」是短語不是詞，同期文獻也證明「疑」可以和「阻」「懼」「貳」「忿」等多個名詞並列共同充當「懷」之賓語(182頁)，其結構層次為：〔VP 懷〔NP 疑懼〕〕。通過「學習」和「習學」，「治療」和「療治」等幾組文獻裡的同義自由換序形式推斷「學習」「治療」「增加」「尋找」是詞組，且這些詞組有同義單音形式「習」「療」「加」「尋」，這些推定都是以同一歷史時代的文獻互證為根據。

3. 現代語言學理論的應用

本書注重用現代語言學的新成果，這在同類研究著作是罕見的。例如以韻律構詞學(Prosodic Morphology)理論分析漢語詞彙系統裡雙音複合詞居多之成因(5頁)；限定並列短語成詞條件的理論依據是Haiman的「距離象似性動因」(111頁)和指稱理論的有指(referential)和無指(non-referential)(115頁)；認為「尋常」由表示長度單位的詞組演變為表示「普通」義形容詞是個隱喻(metaphor)抽象的過程(28頁)；將短語和複合詞看成一個連續統(continuum)，複合詞內部詞化等級的差別可用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解釋(124頁)；以功能語法學及物性理論(transitivity)構擬述賓詞組成詞的語義條件(180頁)；運用Chomsky的中心詞理論(head theory)將否定結構詞彙化區別於偏正結構詞彙化(251頁)；用韻律管控解釋句首跨層結構和句尾跨層結構辭彙化難易程度之不同(273頁)；分析跨層結構「以為」的此彙化時使用空語類理論(empty category)及零形回指(zero anaphra)(286頁)。引用西方理論時由於較好地結合漢語事實，使「考證+理論」式的分析十分精彩。

4. 相鄰學科的證據

語言研究到一定程度，僅靠語言學理論難以搞清事實，這就要求我們拓寬視野，廣泛涉獵，從其他學科找靈感，作者以現代心理學研究成果提出隻音詞衍生的認知機制是心理組塊(chunking)。

本書指出有些短語詞彙化之原因是文創造性用典，如「問津」「倒戈」的詞彙化是魏晉六朝文人所為(100頁)，「友于」原是跨層結構，最初見於《尚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六朝文人用典時使用割裂藏詞的修辭手段指代「兄弟」，使「友于」詞彙化，其他還有「于飛」(夫婦)，「而立」(三十歲)，「貽厥」(子孫)等(287頁)，這是從文學角度說明部分詞彙化的非常規性。

「墮落」在秦漢時表示「脫落」，現代漢語指「品行變壞」，作者指出這個詞感情色彩變化是因為受佛教的影響，人做了壞事就會落到「三惡道」裡，於是發生引申(135頁)。我們認為很有意思的是藏傳佛教也有六道輪迴說(天道、阿修羅道、人道、畜牲道、餓鬼道和地獄道)，那麼藏語相應的詞有無同步平行引申呢？還要待進一步研究。

以前人們以經典梵語及漢魏六朝佛經譯音來推測這一時期的漢字讀音，聶鴻音先生 (2003; p. 15) 指出早期佛教反對使用梵語，因梵語是婆羅門教的語言，季羨林先生 (1957) 認為漢魏佛經譯音來自吐火羅語或巴利語而非梵語，故以梵漢對音研究漢代語音不可靠。有學者據：烏弋山離-Alexendria; 認為「弋」在此詞裡的對音是lek，進而說漢代以母字都念l，但佛經對音裡所有的l都是以來母字對譯的，沒有用以母字對音，且史學和考古證明Alexandria城在今北非，《漢書》記載之烏弋山離在今伊郎南部，故《漢書西域傳》裡的烏弋山離非亞歷山大 (Alexandria)。鄭張尚芳先生 (1994) 注意到隋代東羅馬史書稱中國為Taughast，就認定這是「大魏」的音譯，並以「魏」譯 ghas 證明漢語去聲有過 -s 尾。其實歷史上有資格稱「大魏」的只有北朝拓拔魏，拓拔魏建國前幾十年南朝沈約等就闡明了四聲，漢語四聲格局早在5世紀前就形成了，-s 尾不可能保存那樣久。歷史研究表明Tauguhst的語源可能是「拓拔」「唐家」「吐藩」，不一定是「大魏」，若缺了文史哲知識，漢語研究如：「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漢書·食貨志》

三 似可商榷之處

筆者對本書中有些例證結論與董女士不同，特將這些不成熟想法提出，供董女士及讀者批判。

92 頁上說〔亡〕本為〔逃亡〕義，因為和〔死〕組合沾染上〔死〕義，據作者舉證，〔亡〕有〔死〕義是在漢代，但可喜霞 (2003; pp. 75-77) 舉證說明〔亡〕在春秋就有〔死〕義了，而且〔亡〕的自我引申發生與〔死〕在組合之前，例證可靠，抄錄如下：

(8)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而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冉耕有大德而患惡疾，身將死，孔子歸之於命。）

所以董女士以此例印證組合同化導致語義漂白 (semantic bleaching) 似不妥。

157 頁把〔天之罰〕與〔天之威〕〔天之命〕都歸為定中短語，但後兩者的結構是〔N之N〕，前者的結構是〔N之V〕，正如現代漢語〔我的書〕和〔春天的到來〕不等同，陸儉明先生 (2003; pp. 387-391) 用 Chomsky 的中心詞理論 (head theory) 和X標杆理論 (X-bar theory) 分析〔春天的到來〕是主謂詞組中間插入〔的〕形成的。〔罰〕是動詞，〔天之罰〕的生成規則與〔春天的到來〕一樣，〔之〕是〔天之罰〕一類結構的中心詞 (head)，而〔天之威〕的中心詞是〔威〕，它們不同。

243 頁說〔見〕最初是表被動的助詞，並舉例：

(9) 信而見疑，思而被謗。（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但〔見〕可與動詞〔受〕對舉，明顯有動詞性質，應是表〔遭受〕義的動詞 (解惠全，洪波 1987

pp. 87)，例如：

- (10) 受誣兩端，見疑二國。(北齊書；文襄帝記)

呂叔湘先生(1943)認為〔見〕在魏晉有「指代用法」，但後來(1947 p. 49)又採取償重說法，說〔見〕有「間接指稱作用」，但作者據此直接說〔見〕變為一個代詞是久考慮的，有指代用法的不一定是代詞，且絕大多數代詞用法自由，可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少數代詞在特定結構裡可以作賓語前置於動詞，但也是有規律的。而中古這一類〔見〕只能用於〔見V〕，故〔見〕不是代詞，如：

- (11) 若使君不見聽許，竟亦未敢聽使君也。(三國志·蜀志·先主傳)
 (12) 前實怨不見救，定知今日乃知詞度自有方爾。(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13) 既無文殊，誰能見賞。(世說新語·文學)

224 頁引劉堅，曹廣順等的成說認為〔取〕初為實義動詞表〔取得〕，由連動式後一動詞虛化為完成體標記和持虛體標記，相當於〔了〕〔著〕，作者(226 頁)進一步解釋〔取〕的體標記用法後來被〔了〕〔著〕代替，我認為此說法不妥，據我對《全唐詩》《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和《宋代卷》《敦煌變文集》《祖堂集》《朱子語類》《稼軒長短句》的窮盡性調查，含〔V取〕的句子共 704 個，〔V取〕前的V有 131 種，全是自主動詞，而〔了〕〔著〕前可出現非自主動詞，非可控動詞^① 甚至形容詞，例如：

- (14) 求新不肯揀高樓，怕倒了高樓一世休。(《劉知遠諸公調》《彙編宋》358 頁)
 (15) 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浪淘沙，全宋詞，141 頁)
 (16) 看那從嫁錦兒時，……一雙眼睛插將上去，脖項上血污著。(《一窟鬼道人除怪》《彙編宋》455 頁)

〔了〕〔著〕可以自由出現在〔被〕字句中：

- (17) 若只恁麼休去，去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得也。(《大慧普覺禪師書》《彙編宋》224 頁)
 (18) 被一個雲遊和尚引著一個道人在此住持。(《水滸全傳》第六回)

但全部文獻裡只有兩例〔V取〕用於被動句：

- (19) 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為貴朝軍馬襲取。(《三朝北盟彙編》《彙編宋》109 頁)
 (20) 靈神聽啟：成都府住，奈張葉自幼攻書。因往宸京，路途被劫取。(《張協狀元》《彙編宋》542 頁)

此處的〔襲〕〔劫〕都是有〔獲得〕義的動詞，所以〔取〕在這裡是動詞或結果補語(曹廣順 1995 p. 62 頁)，不是體標記。〔取〕只有〔V取〕〔V取O〕兩個格式，但〔了〕可以用於在〔VC了〕〔VO了〕〔VP1VP2了〕〔A了〕(石浸 2000; pp. 90-105)，〔著〕可用於〔A著〕，這些〔取〕是動

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可見將〔取〕視為體標記也是不對的。

230 頁說古漢語存在一個表方位的機置詞 (postposition) 系統，有「行」「邊」「許」等。

(21) 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宋周邦彥《風流子·大石》)

元代「行」虛化為一個格標記 (case marker)，可表受益，物件，與事格等，如：

(22) 你曉夜兼程來探訪，都只為我行。(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一折)

但余志鴻先生 (1992) 認為「行」是個借用的語法單位，用來對譯蒙古語的賓格後置詞 (-Yi)，與格後置詞 (-A)，離格後置詞 (-AcA)，位格後置詞 (-dU,/-tUr)。據我們考察像 (22) 中「行」的用法在元代爆發式增多，但元以後就消亡了，明《成宗實錄》十一年十月乙丑條說「行」是：「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所以「行」用法是受蒙語影響，不是自然虛化的結果，而 (21) 表方位的「行」雖看似在蒙古入主中原前就有了，但是其源頭可到漢代，後置之「行」在《史記》《漢書》多出現在匈奴交戰的文章，可見「行」的產生也是由於語言接觸造成的，並且從類型學上講，漢語 SVO 語序採用 PRE 系統，排斥後置詞，所以說有 POS 性質的「行」發於漢語內部應慎重。

附注

□關於自動詞與非自主動詞，可控動詞與非可控動詞界定參見馬慶株 (1992 pp. 13-46) 和袁鑑林 (1991 pp. 12-21)。

參考文獻

- 曹廣順：《近代漢語助詞》，語文出版社，1995。
- 丁喜霞：〈「死亡」非偏義複詞說〉，《語言研究》第 23 卷第 3 期，2003。
- 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 季羨林：〈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冊，1948。
- ：〈論梵文 t 的音譯〉，《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論文集》文學院第五種，1948。
- 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彙學》，商務印書館，1990。
- 陸儉明：〈對「NP+的+VP」結構的重新認識〉，《中國語文》第 5 期，2003。
- 呂叔湘：〈見字之相代作用〉，金陵、齊魯、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 2 卷，1943。
- ：《中國文法要略》(中卷)，商務印書館，1947。
- 馬慶株：〈自主動詞和非自主詞〉，《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 ：〈現代漢語詞綴的性質、範圍和分類〉，《漢語語義語法範疇問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 馬 忠：〈「是」的用法演變〉，載《語法論集》第 3 集，商務印書館，1959。
- 聶鴻音：〈番漢對音和上古漢語〉，《民族語文》第 2 期，2003。

- 石 澂：〈淺訪助詞「了」語法化過程中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2輯，巴蜀書社，2000年。
- 唐鈺明：〈古漢語語法研究中的「變換」問題〉，《中國語文》第3期，1995。
- 王 力：《漢語史稿》（中冊），商務印書館，1980。
- 汪維輝：《東漢一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解惠全，洪波：〈古代漢語表示被動的「被」和「見」〉，《天津師大學報》（哲社版）；1987。
- 余志鴻：〈元代漢語的後置詞系統〉，《民族語文》第3期，1992。
- 袁毓林：〈祈使句式和動詞的類〉，《中國語文》第1期，1991。
- 張永言，汪維輝：〈關於漢語辭彙史的一點思考〉，《中國語文》第6期，1995。
- 鄭張尚芳：〈漢語聲調平仄之分與上聲去聲的起源〉，《語音研究》增刊，1994。
-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篇·自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
-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 Fromkin, V. & R. Rodman: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third edition). Hoot: Reinhart and Winston, 1983.
- Givon, T.: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15, 1971.
- Hockett, C. F.: "Sound change" *Language* 41, 185-206, 1965.
- Hockett, C. F.: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Li, Charles N., and Sandre A. Thompson.: "Historical change of word order: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John M. Anderson and Charles Jones, ed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 Syntax. Morphology, Internal, and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200-17, Amsterdam: Benjamins, 1974.

【本文屬專著類】